

初唐的西域經營與安西都護府

王仲孚

一、前言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文治武功足資稱述者極多，即以對西域的經營而論，其成績之輝煌，以及影響之深遠，視於漢代，實不多讓。不過，初唐對西域經營的發動，爲時頗晚，大約在貞觀中葉才正式展開，其原因須略作說明：

隋末喪亂，羣雄並起，高祖自太原起義入關建國之時，李軌已據武威稱河西大涼王，薛舉則據天水稱秦帝（註一）而東方之主，要割據勢力先後更達十餘起之多，尤其是東突厥的雄峙塞外，對於新建的唐室，隨時都構成威脅。所以雖然在武德二年以前，李軌薛舉即已平服，但終高祖之世，唐的西域，僅止於燉煌，勉強控制河西走廊而已（註二）。

高祖一朝，主要忙於對割據勢力之收拾，當武德九年六月，初步統一工作大致完成之際（註三），唐室又爆發了玄武門之變，演成兄弟閹牆骨肉相殘之局，高祖與太宗之間政權傳遞的問題甫告解決，外患又隨之而至，同年八月，東突厥自涇州長驅南下，直抵渭水北岸，威脅京師，新取得政權的太宗，一時無法應付強敵，不得不委屈求和（註四）。此役給予太宗的刺激頗大，「於是每日引數百人於殿前教射，帝親自臨試，射中者隨賞弓刀布帛……自是士卒皆爲精銳」（註五），太宗這樣認真訓練士卒，其目的自然是爲了全力對付東突厥。

貞觀三年，太宗開始對東突厥大舉用兵，翌年正月李靖大破之於陰山，三月，張寶相生擒頡利可汗，獻於京師。「自是西北諸蕃，咸請上尊號爲天可汗」（註六）。突厥的平定，不僅使太宗洗雪了渭水之恥，而且消除了北邊的大患，免去北顧之憂。

貞觀九年，唐又出兵平定了吐谷渾（註七），東突厥與吐谷渾的平定，使河西走廊獲得了安全的保障，雖然如此，但西域的經營仍未能即時大規模展開，這是由於初唐承隋末喪亂之餘，民間殘破，國庫尙虛，國力猶待恢復，史稱貞觀之治，海內晏安，斗米三四錢，恐有過分煊染之嫌，前人已論及（註八）我們從舊唐書太宗本紀裏，不難進一步看出一些端倪：

貞觀元年六月：

是夏，山東諸州大旱，令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

八月，是月關東及河南、隴右、沿邊諸州霜害秋稼。

九月辛酉：命中書侍郎溫彥博，尚書右丞相魏徵等分往諸州賑恤。

十二月戊申：是歲，關中饑，至有鬻男女者。

貞觀二年：

二月丁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寶贖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

夏四月己卯：詔骸骨暴露者，令所在埋瘞。

八月：是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饑。

貞觀七年：

夏八月：山東河南三十州大水，遣使賑恤。

貞觀八年：

七月：隴右山崩，大蛇屢現，山東河南、淮南大水，遣使賑恤。

此外，從許多大臣給太宗的建議裏，也透露了不少個中消息，例如貞觀二年，戴胄上言：

「今喪亂已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恤」（註九）。

貞觀六年，公卿羣臣並請封禪，魏徵認爲至泰山封禪，則萬國咸集，足以把唐朝在戰亂以後的凋敝景象，向外人暴露無餘，他說：

「今自伊洛以東，暨乎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註十）。

貞觀十一年，穀洛二水泛濫，岑文本上封事指出，撥亂創業，成功既難，守成亦不易，故應居安思危，以定其業。他的話透露了

當時的情況是：

「今雖億兆乂安，方偶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再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墮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註一）

從以上的情況觀察，太宗能在貞觀四年戰勝東突厥，把北方的大敵一舉而去之，繼又於貞觀九年討平吐谷渾，已經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了。初唐的國情如此，無怪乎西域的經營，仍待開國後二十餘年才大規模地發動（註二）。

本文研究的重點，並不在指陳初唐經營西域遲遲發動的原因，而在於探討從太宗貞觀十四年至高宗咸亨元年三十年間（西元六四〇——六七〇年），唐朝經營西域的經過及成就。因為貞觀十四年唐滅高昌始置安西都護府，揭開大舉經營西域的序幕，高宗咸亨元年吐蕃攻陷龜茲，詔罷安西四鎮，唐在西域的勢力，又暫時退回了西州（高昌），這三十年恰成一個段落，較便於討論。因此本文所稱的「初唐」，與一般文學史上的分期，也就未盡相符，這是必須附帶說明的。

二、初唐的西域情勢

「西域」一詞，含有廣狹二義，狹義的西域僅指今新疆天山南路，廣義的西域，則包括天山南北路及中亞，甚至遠達伊朗高原以及印度北部。漢書西域傳言西域：「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蓋指所謂狹義的西域，後漢書西域傳，舊唐書西戎傳，新唐書西域傳，所記西域諸國，其範圍則已越過葱嶺，（註三）顯然係指所謂廣義的西域。

隋末唐初，西突厥頗為強大，天山南北路皆為西突厥領土或勢力範圍，舊唐書西突厥列傳云：

「西突厥……其國卽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羣海，南至疎勒，北至瀚海，在長安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

西突厥之南庭，約當今天山北路伊犁迪化之間，北庭則在伊犁或額畢湖（Ebinor L.）附近（註二四），不過南庭與北庭的地點，隨著西突厥內部的變化，也時有改變。唐初，射匱可汗立，大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至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並建庭於龜茲北之三彌山。射匱死，弟統葉護可汗代立，勇而有謀，勢力更爲強大，遂「北併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註二五），並移庭於石國北之千泉，國勢盛極一時。武德五年，統葉護可汗與東突厥不合，曾遣使貢條支巨卵，高祖爲行「遠交近攻」之計，特加優渥，並許其求婚，終以東突厥的阻撓，通婚未成（註二六）。

太宗繼位以後，統葉護可汗爲伯父所殺，西突厥屢有內爭。貞觀八年（西元六三四年），沙鉢羅唃唃利失可汗立，其國分爲十部，稱爲「十箭」或「十姓部落」，舊唐書突厥傳云：

「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爲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十箭，又分十箭爲左右廂，一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噉，一噉管一箭，其右廂號爲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都號爲十箭，其後或稱一箭爲一大部落，大箭頭爲大首領，五咄六部落居於碎葉已東，五弩失畢部居於碎葉已西，自是都號爲十姓部落。」

沙鉢羅唃唃利失不得人心，部衆攜貳，西突厥發生分裂，貞觀十二年，西部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於唃唃利失相戰，雙方以伊列河（今伊犁河）中分，已西屬咄陸，已東屬唃唃利失。咄陸可汗「建庭於鐵曷山西，謂爲北庭，自厥越夫、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燐、觸水昆，諸國皆臣之」（註二七）。唃唃利失於貞觀十三年爲部下所逐，其子乙昆沙鉢羅葉護可汗立，建南庭於睢合水，「東以伊列河爲界，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國、史國、何國、康國皆受其節度」（註二八），但其國不久爲咄陸所併，「咄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自恃其強，專擅西域」（註二九）。這時唐朝已佔領了伊吾、高昌，正是太宗開始大舉經營西域之時。

當時天山南路，主要有四個小國，卽：焉耆、龜茲、疏勒、于闐。它們全都在西突厥的勢力範圍之內，根據舊唐書的記載，這四個小國的位置以及對西突厥與唐朝間的關係約略如下：（註一〇）

「焉耆國在京師西四千三百里，東接高昌，西鄰龜茲，卽漢時故地，其王姓龍氏，名突騎支，勝兵二千餘人，常役屬於西

突厥。……貞觀六年，突騎支遣使貢方物，貞觀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國，西突厥重臣屈利賈爲其弟娶焉耆王女，自是相爲唇齒，朝貢遂闕。」

「龜茲國……在京師七千五百里，其王姓白氏……高祖卽位，其主蘇伐勃馱遣使來朝，勃馱尋卒，子蘇代疊代立，號時健莫賀侯利發。貞觀四年又遣使獻馬，太宗賜以璽書，撫慰甚厚，由此歲貢不絕，然臣於西突厥……代疊死，其弟河黎布失畢代立，漸失藩臣禮。」

「疏勒國……西帶葱嶺，在京師西九千三百里，其王姓裴氏，貞觀中突厥以女妻王，……貞觀九年，遣使貢名馬，自是朝貢不絕……。」

「于闐國，西南帶葱嶺，與龜茲接，在京師西九千七百里，勝兵四千人……先臣於西突厥，其王姓尉遲氏，名屈密，貞觀六年遣使貢玉帶，太宗優詔答之，十三年又遣子入侍。」

由以上的記載可以看出，天山南路諸國，皆臣屬於西突厥，其中焉耆、疏勒二國，且與西突厥通婚，關係尤爲密切，從貞觀四年以後，這些小國也開始向唐朝朝貢，想依違於兩大之間，進行兩面外交，但是由於地理環境的關係，它們很難擺脫西突厥的控制。

中國對西域的交通，向有南北二道，漢書西域傳云：

「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隋朝之時，從敦煌向西共有北中南三條要道，而「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據隋書記載，這三條交通路線分別是：

(註二)

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國，達于西海。

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鐵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

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唱、槃陀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曹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以上有關「三道」的記載，伊吾爲北道門戶，高昌爲中道門戶，鄯善爲南道門戶。

伊吾在敦煌之北，大磧之外，南去玉門關八百里，東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里，後漢明帝時曾置宜禾都尉以屯田，東漢竇憲班超大破西域，始於此築城，隋末「西域雜胡居之」，先附鐵勒，後「附臣突厥」（註三）。高昌爲漢車師前王庭之地，漢元帝置戊己校尉於此，魏末爲蠕蠕所據，後來麴嘉在此稱高昌王，直至唐初（註三）。高昌雖然立國，但西突厥近在咫尺，關係密切，新唐書謂高昌「嘗臣西突厥」（註四），至少亦受西突厥相當的控制，這實是由於地理位置重要所使焉，因爲在以上三條交通線之中，其「中道」經天山南路可通中亞、波斯、大食，實爲中西交通的主要幹線，而高昌正扼其咽喉。而當南道門戶的鄯善，原爲古樓蘭國，唐代爲石城鎮，屬西州蒲昌縣（註五），亦即高昌舊地。要之，漢書西域傳所說的通西域之南道與北道，唐初皆在高昌的控制之下，高昌由於掌握了天山南路中西交通的門戶，所以後來才會有「凡西域朝貢道其國咸見壅掠」一類的事發生。（註六）。在貞觀四年以前，唐向西直接統轄的地區，僅止於燉煌，亦即高祖二年平李軌所置之瓜州，後改爲西沙州者，如欲進而經營西域，則不僅必須通過伊吾與高昌，而與西突厥的衝突，就勢所難免了。

三、唐滅高昌與安西都護府的初設

貞觀四年（西元六三〇年），太宗既已擊敗東突厥，俘頡利可汗，乃以涼州道都督李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說伊吾城主入朝，奉所屬七城來降。當時北荒諸部相率內屬，塞外種落散在伊吾者頗多，朝廷命大亮加以綏集，並貯糧賑給，大亮却以爲「於事無益」。反對招慰，他上疏說：

「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蕃磧，人非中夏，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蕃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爲蕃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註七）

雖然「太宗納其奏」，但却以其地置西伊州，兩年後去「西」字改稱伊州。（註八）顯然與李大亮的保守意見反其道而行。唐朝

積極經營西域的態度，至此已十分明顯，蓋非如此，則不能敲開西域的大門。伊州的設立，使初唐西疆的國防綽，向西北推進了一千多里（註九），實已揭開了對西域經營的序幕。由於伊州為控制西域北道的門戶，後來在軍事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舊唐書西突厥傳云：

「（西突厥）咄陸可汗……自恃其強，專擅西域，遣兵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咄陸又遣處月、處密等圍天山縣，郭（孝）恪又擊走之，（孝恪）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於遏索山，斬首千餘級，降其處密之衆而歸。」（註一〇）

「天山縣」在今吐魯番西南之布幹（Boukoun）及托克遜（Toksoun）之間。「遏索山」則在今迪化以西三百餘里之哈屯（Katon）諸山之中。（註一一）

高昌為西域的主要門戶，自高祖武德年間以來，與唐朝保持著頗為密切的關係，「凡諸國施為輒以聞」，貞觀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太宗禮賜甚厚，以為籠絡。但文泰返國之後，態度旋即轉變，斷絕西域諸國的入貢與通商，收容中國流亡，又當伊吾脫離西突厥歸附唐朝時，高昌竟與西突厥聯兵擊之（註一二），這種態度的轉變，使高昌成為唐朝西進用兵的第一個目標。

高昌何以敢於公然和唐朝決裂，推其原因不外以下兩端：其一，西突厥與高昌關係亦極密切，原來西突厥統葉護可汗之長子，即高昌王麴文泰之妹夫，彼此既已聯婚，自然聲息相通，且距離較近，易於呼應。高昌曾與西突厥相約，有危急則來援救（註一三）；其二，高昌自恃地理險阻，距唐遙遠，以為唐朝的大軍不易驟至，高昌王麴文泰認為：

「唐國去此七千里，涉磧闊二千里，地無水草，冬風凍寒，夏風如焚，風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軍乎，若頓兵於吾城下，二十日食必盡，自然魚潰，乃接而虜之，何足憂也」（註三四）

他又以貞觀初年入朝親身觀察所得，目睹中國承隋末以來喪亂之餘的凋敝情況，認為唐朝的國力，尚不足以對高昌構成威脅，所以他對其親近作了如下的分析：

「吾往者朝覲，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設今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若發三萬以下，吾能制之，加以

積路艱險，自然疲頓，吾以逸待勞，坐收其弊，何足爲憂也。」（註三五）

如上所述，地理上的險阻，西突厥的幕後支持，以及唐初國力的疲敝，促使高昌改變了親唐的外交政策，麴文泰認爲高昌應與唐同居於平等的地位，不須受唐朝的控制。因此，他對唐朝派去的使者發出大言：

「鷹飛于天，雉竄于蒿，猫遊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活耶！」（註三六）

自從貞觀初年東突厥頡利可汗敗亡之後，「北虜」之中，以薛延陀部爲最盛，麴文泰爲了對抗唐朝，又遣使德惠薛延陀部說：

「既自爲可汗，與唐天子等，何事拜謁其使！」（註三七）

麴文泰的態度，促使唐太宗決定了對高昌的用兵。

貞觀十三年（西元六三九年），太宗以侯君集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並率領突厥契苾之衆數萬討伐高昌，文泰聞訊，惶恐發病而死，其子智盛襲位，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大軍兵臨城下，「刊木塞塹，引撞車毀其磔，飛石如雨，所向無敵當。」（註三八）智盛窮蹙出降，高昌平。太宗以其地置西州。高昌國王麴氏有國至最後一位國王智盛，凡九代一百四十四年而滅。（註三九）

在太宗決定對高昌用兵時，「公卿近臣以行經沙磧，萬里用兵，恐難得志，又界居絕域，縱得之不可守，競以爲諫，太宗皆不從」（註四〇）。初唐對西域的經營，以太宗最爲積極，而朝臣持保守態度者，頗不乏其人，他們認爲邊地僻遠，如設置州縣，徒勞供輸，虛耗國力，無俾國計民生，毫無實際利益可言，前此，李大亮反對伊吾置州時，即會上疏說：

「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氓庶積禦，蕃夷州縣蕭條，戶口先少，加以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已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註四一）

如今，太宗以高昌置西州，大臣如魏徵、褚遂良等亦均上疏諫止，魏徵反對高昌置州的理由是：

「若罪（高昌），止文泰始可矣，未若撫其人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遐外，爲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及交蕃，死者十有三四，遺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註四二）

褚遂良認為，以高昌置州縣，近乎「作無益以害有益」，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都無可取，因此主張放棄高昌，以河西爲唐朝西疆國防的第一線，他給太宗上疏的全文如下：

「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費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惰業，犯禁違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多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註四三）

基於以上的理由，他認爲高昌只宜立爲藩屬，不宜收入版圖。因此，更向太宗提出積極的主張，建議仿照突厥、吐谷渾立可汗君長的前例，對高昌本「有罪而誅之，既伏而立之」的原則，「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給首領，遣返本國，負戴洪恩，長爲藩翰。」（註四四）

魏徵和褚遂良在太宗左右是說話頗具份量的大臣，但這次的建議，太宗却不依從，貞觀十四年八月，毅然以高昌之地置西州，九月於西州置安西都護府，這是唐代安西都護府正式設置之始。（註四五）

太宗對魏徵和褚遂良的建議何以不從，而堅決要在高昌設州，並進而設置安西都護府？推測其用意實有多種目的，消極方面在防禦天山北路的西突厥，鎮撫新設的州縣，易言之，在鞏固大唐西邊的國防，確保河西走廊的安全。魏徵和褚遂良都指出隴右是唐朝西方的國防要地，久習軍旅擅長用兵的太宗何嘗不知，惟有掌握伊州、高昌等地，隴右才易於確保。積極方面，高昌的置州，在於直接控制西域門戶，進而作爲西域經營的前哨基地，以與西突厥爭山南諸國的控制權。除此之外，更有經濟上的目的。唐代對西方的交通，由於海運未盛，都以陸路爲主，尤其從高昌經龜茲而至中亞印度阿拉伯，爲商旅往來的必經之路，既是中西交通的要道，更是經濟大動脈的所在。對於建都在長安的唐朝而言，高昌地位的重要，是可想而知的。唐朝的討伐高昌，除了它

「與西突厥通」之外，「凡西域朝貢道其國咸見壅掠」，（註四六）恐亦為重要原因之一。

高昌既為內地通西域的門戶，在西域諸國中，漢化最深，北史謂高昌八城皆有華人（註四七），隋末唐初，中國人復有許多輾轉流亡到高昌（註四八），華人的聚集，或許也正是置州的基礎，太宗以其接近西突厥易受威脅，更設置安西都護府，置戍兵駐防，（註四九）又把內地各州的罪犯，一律發配到西州，以實邊防。舊唐書太宗本紀云：

「（貞觀）十六年春正月辛未，詔在京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為戶，流人未達前所者，徙防西州。」

戍兵的人數，在滅高昌之初，「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註五〇），後來隨著西疆的開拓，戍兵的人數則大為增加，舊唐書說：

「貞觀中，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開西域，置四鎮……於是歲調山東丁男為戍卒，繕帛為軍資，有屯田以資糧糧，牧使以挽羊馬，大軍萬人，小軍千人，烽戍邏卒，萬里相繼，以却強敵。」（註五一）

當時伊吾高昌一帶，乃至河西走廊及其南北地區，各民族種落散布頗多，唐朝除在安西都護府駐兵戍守之外，還須對他們加以安撫，以保邊地的安寧。自貞觀初東突厥投降以後，唐朝對於邊疆部落的處置措施，大致都是依照溫彥博的建議。原來當東突厥投降時，詔議安邊之術，有人主張分其種落，俘之河南，散屬州縣，以變其風俗，溫彥博建議說：

「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若遣向西南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註五二）

此外，對於內附的部落，往往受其領袖以官職，或使就地安撫其部眾，或調往中央以供馳驅。唐朝登庸之外族將領極多，貞觀年間以契苾何力，阿史那社爾最為知名。契苾何力，其先為鐵勒別部之酋長，父葛，隋大業中繼為莫賀咄特勒，以地徭吐谷渾，所居溢狹。何力年九歲，父死，「至貞觀六年，隨其母率眾千餘家詣沙州，奉表內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二州，何力至京，授左領軍將軍」（註五三）貞觀七年與李大亮薛萬均同征吐谷渾，戰功顯著，貞觀十四年為葱山道副大總管，討伐高昌。阿史那社爾原為突厥處羅可汗之子，貞觀十年因與西突厥不平，率眾內屬，唐處其部於靈州，拜左騎衛大將軍，尚衡陽長公主，授附馬都尉，

貞觀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參予平高昌之役，深受太宗器重（註五四）。唐朝也常委派他們，担任巡撫本部落的措施，但在克復高昌的初期，有時也不免遭遇到一些困難，舊唐書契苾何力傳有如下一段記載：

「（貞觀十四年）討平高昌時，何力母姑臧夫人，母弟賀蘭州都督沙門並在京府，十六年詔許何力覲省其母，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陁強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何力至，聞而大驚曰：主上於汝有厚恩，任我又重，何忍而圖叛逆，諸首領皆可敦及都督已去，何故不行。何力曰：我弟沙門孝而能養，我以身許國，終不能去也，於是衆共執何力至延陁所，置於可汗牙前。」

唐朝派遣的特使，居然也遭到劫持，可見一度與唐朝合作的薛延陁及契苾部，是如何的不穩，他們反覆不定的態度，正說明了唐朝為何要在高昌故地置安西都護府並派遣戍兵了。當時作爲唐朝西疆前哨的安西州及安西都護府，所處的環境既很複雜，必須妥善應付，才不致發生變故。而安西都護郭孝恪在穩定內部的工作上，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舊唐書云：

「貞觀十六年（郭孝恪）累受金紫光祿大夫，行安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故都，土流與流配及鎮兵雜處，又限以砂磧，與中國隔絕，孝恪推誠撫御，大獲其歡心」（註五五）

西州的穩定，是保障河西走廊安全的重要條件，河西走廊的安全獲得保障，京師所在的關中才能高枕無憂，西域的經營也才能順利進行。貞觀十五年春正月，唐又以文成公主嫁吐蕃贊普，（註五六）這種和親政策，正是在高昌置州和安西都護府設立之後，從時間上觀察，未嘗不是外交上的配合，以謀解除河西走廊南方的顧慮。

總之，高昌置州，安西都護府隨即設立，從此以後，一直成爲唐代經營西域的重要機構。

四、唐的西進與安西都護府的移治

安西都護府設置後的四年，唐朝又對焉耆採取了軍事行動。

焉耆位於高昌與龜茲之間，貞觀六年，其王龍突騎支始遣使來朝，「請開大磧道以便行，帝許之」，由此觸怒高昌，貞觀十

二年，高昌與處月處密二部「攻陷其五城，掠千五百人」（註五七）。貞觀十四年侯君集討高昌時，焉耆遣使與唐相結，「引兵佐唐」，及高昌平，唐朝並歸還焉耆先此為高昌所佔五城，以及所虜之「生口」，「由是遣使謝恩，並貢方物」（註五八）。但同年焉耆態度即告轉變，倒向西突厥，而與唐疏遠，因此成為繼高昌之後，唐朝對西域用兵的次一目標，舊唐書西戎傳云：

「其年（貞觀十四年），西突厥重臣屈利啜為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相為唇齒，朝貢遂闕，安西都護郭孝恪請擊之，太宗許焉。」（註五九）

貞觀十八年十月，安西都護郭孝恪出兵滅焉耆，俘其王突利支以歸。在郭孝恪出兵之前，焉耆王弟頡鼻葉護兄弟三人至西州與孝恪連絡，由頡鼻弟栗婆準為嚮道，才一舉襲破焉耆都城，俘其王龍突騎支。唐即以栗婆準監國。這不僅顯示了焉耆為唐與西突厥兩大勢力爭取的對象，而焉耆的本身也分成了親唐與親突厥兩派。所以栗婆準剛監國不久，焉耆旋又發生變化，舊唐書西戎傳云：

「初，西突厥屈利啜將兵來援焉耆，孝恪還師三日，屈利啜乃囚栗婆準，而西突厥處般啜令其吐屯來攝焉，焉耆遣使朝貢，太宗數之曰，焉耆者我兵擊得，汝何人輒來統攝，吐屯懼而返國焉，又立栗婆準」（註六〇）

由此可見，焉耆在唐與西突厥之間是如何地搖擺不定。栗婆準之再立以後不久，即被西突厥處般啜執送龜茲殺之，焉耆以薛婆阿那支為王，並得西突厥處般啜為援，而「薛婆阿那支既得處般啜為援，遂有國」（註六一），可見唐軍雖一度襲破焉耆國都，俘其王龍突騎支，但最後焉耆終又被西突厥置於控制之下。

當唐軍進攻焉耆時，除了西突厥將兵來援而外，龜茲亦曾遣兵助焉耆，郭孝恪的「還師」，實際上可能是被迫撤退，因為當時唐朝正舉國東征，我們只要觀察一下貞觀十八年至二十年唐太宗的行止及其有關記載，便不難看出當時唐朝用兵的重心在高麗而不在西域：（註六一）

貞觀十八年

十一月壬寅 車駕至洛陽宮

庚子 命李勣爲遼東道行軍總管出柳城，張亮爲平壤道行軍總管，以舟師出萊州，發天下甲士召募十萬，並趣平壤。

貞觀十九年

春二月庚戌 上親統六軍發洛陽

四月 癸卯 誓師於幽州城南，大饗六軍以遣之

癸亥 李世勣攻蓋牟城破之

五月 丁丑 車駕渡遼

甲申 上親率鐵騎與李世勣會圍遼東城，……拔之。

六月 丙辰 師至安市城

秋七月 李世勣進軍攻安市，至九月不剋，乃班師。

秋十月丙辰 入臨渝關，皇太子自定州迎謁。

戊午 次漢武臺，刻石紀功德。

十一月辛未 幸幽州

癸酉 大饗還師

十二月戊申 幸并州

貞觀二十年

正月 上在并州……庚辰曲赦并州宴從官及起義元從，賜粟帛給復有差。

三月 己巳 車駕至京師

秋八月己巳 幸靈州

冬十月丙戌 至自靈州

貞觀十九年春二月，太宗「親統六軍」自洛陽出發，征伐高麗，對於西北則加強軍事部署，採取嚴密的防守措施，通鑑云：

「上之征高麗也，使右領軍大將執失思力將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陀。薛延陀多彌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還，引兵寇河南（胡注：河南：北河之南，即朔方、新秦之地），上遣左武侯中郎將長安田仁會與思力會兵擊之」。（註六三）

爲了防禦薛延陀，多彌可汗寇夏州，唐對西北的軍事作了如下的部署：

「（貞觀十九年十二月己未）敕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并、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鎮朔州，右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發勝、夏、銀、綏、丹、延、鄜、坊、石、隰十州兵鎮勝州。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侯將軍薛孤吳發靈、原、寧、鹽、慶五州兵鎮靈州，又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與道宗相應，薛延陀至塞下，知有備不敢進。」（註六四）

由此可見，唐朝在貞觀十九年大舉東征高麗期間，在西方實是採取守勢。因爲如果同時對西域用兵，將不免陷於兩面作戰。所以前此郭孝恪的出兵焉耆，顯然並非動員唐朝的主力，而僅是安西都護府局部性的軍事行動，這與貞觀十四年討伐高昌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冊府元龜記高昌之役云：

「先是，大軍之發也，帝召山東善爲攻城器械者，悉遣從軍，君集遂刊木填隍，擁撞車撞其埤塊數丈須（潰）穴，拋車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靡碎。或張氈被，用障拋石，城上守埤者不復得立，遂拔之。」（註六五）

高昌之役，唐朝的動員，包括了「山東善爲攻城器械者」，可見其範圍之廣。而焉耆之役，太宗只是「令孝恪伺其機便」，「率步騎三千」加以討伐（註六六），龍突騎支王的被俘，正是安西都護府在軍事上發揮了作用，然而，由於兵力孤單，無法作長久之計，終使焉耆得而復失，重新落入西突厥的掌握之中。

貞觀二十年三月，太宗自高麗返回京師，積極經營西域的態度才逐漸顯露。同年六月，西突厥乙毗射匱遣使入貢，並請賜婚，太宗許之，但附帶的條件是：「詔令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葱嶺等五國爲聘禮。」（註六七）以上地區範圍極廣，且看其中于闐

、疏勒、朱俱波的地理位置，據新唐書西域傳云：「

「于闐，或曰瞿薩旦那，亦曰渙那，曰屈丹，北狄曰于遁，諸胡曰豁旦、距京師九千七百里，瓜州贏四千里，並有漢戎盧杆彌渠勒皮山五國故地，其居曰西山城，……王姓尉遲氏，名屋密，本臣突厥，貞觀六年，遣使者入獻，後三年遣子入侍。」

「疏勒一曰佉沙，環五千里，距京師九千里而贏，多沙磧、少壤土，俗尚詭詐，生子亦夾頭取偏，其人文身碧瞳，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居迦師城，突厥以女妻之，……貞觀九年，遣使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甘棠貢方物。」

「朱俱波，亦名朱俱槃，漢子合國也，並有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種地，直于闐西千里，葱嶺北三百里，西距喝盤陀，北九百里屬疏勒，南三千里女國也……」

新唐書西域傳所記各地，龜茲、于闐、疏勒等，自漢以來，已不陌生，其中「朱俱波」一地，似未出現，據沙晚（E. Chavannes）考證，其地當今新疆葉城縣治哈爾葛里克（Karghalik），亦即唐代介於于闐與疏勒之間的郅支滿城（註六八）。

由以上所包含的地區觀察，唐朝次一步的西域經營，顯然已經放眼在高昌以西，包括了整個的天山南路以至葱嶺。

貞觀二十年六月，薛延陀先受唐軍及靺鞨之進擊，復遭回紇攻殺，餘衆西走，「英國公李世勣，擊破薛延陀於鬱督軍山北，前後斬首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註六九），八月，太宗親至靈州巡視，當時鐵勒等十餘姓首領來降，北荒悉平，太宗的幸駕靈州，主要即是爲了招撫這些部落（註七〇），結果收到了很大的功效，冊府元龜云：

「貞觀二十年，八月，車駕幸靈州，次浮陽頓，鐵勒、迴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丹、奚結、渾、斛薛等十三姓，各遣使朝貢，奏稱：延陀可汗，不事大國，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爲主，人自死敗，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能逐延陀去也，歸命天子，願賜哀憐，乞置漢官司，養育奴等。帝意以破延陀，遂空漢庭，見其使至甚悅，遣黃門侍郎褚遂良引於縣廨，浮觴積載以禮之，夜分乃已。」（註七一）

貞觀二十年九月，鐵勒諸部遣使至靈州者數千人，「因請置吏，感請至尊爲天可汗」（註七二），翌年正月，唐以內附的鐵勒迴紇

等十三部，分置翰海等六都督府、臯蘭等七州，並於迴紇以南，突厥以北，置郵驛六十六所，以通北荒，號爲「參天可汗道」(註七二)。唐朝對於北方的威脅完全解除，西域的經營至此可免後顧之憂。而貞觀二十二年二月，西突厥內鬩，沙鉢羅葉護阿史那賀魯率衆內屬，唐以其地置庭州，處葉護部落。(註七三)阿史那賀魯聞唐兵討龜茲請爲嚮導，至此，天山北路的主要威脅也告解除，而對高麗的戰爭亦已暫告一段落，所以大舉用兵西域的時機，乃告成熟。

貞觀二十一年十二月，龜茲王伐疊卒，弟訶犁布失畢立，「浸失臣禮，侵漁鄰國」，太宗乃命阿史那社爾爲崑山道行軍大總管，契苾何力爲副大總管，會安西都護郭孝恪等，聯合鐵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渾等大舉討伐龜茲(註七四)。翌年九月，阿史那社爾先擊破西突厥屬部處月處密，十月，分兵五路，出其不意，先擒斬前此西突厥所立的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求得阿那支從父弟先那準，立爲王，以修貢職」(註七五)，這是唐朝以武力排除焉耆親西突厥的勢力，而扶植親唐勢力的具體行動。

焉耆既克，阿史那社爾繼拔龜茲，副將薛萬徹趁勢脅于闐王入朝，天山南路一舉掃平，舊唐書太宗本紀云：

「貞觀二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崑山道總管阿史那社爾降處密處月，破龜茲大撥等五十城，虜數萬口，執龜茲王訶犁布失畢以歸，西域震駭。副將薛萬徹脅于闐王伏闕信入朝」

阿史那社爾之克龜茲都城，雙方曾有一場激戰。原唐軍既拔龜茲城，使郭孝恪守之，龜茲王訶犁布失畢走保撥換城，社爾攻四旬拔之，擒布失畢及羯獵顛，但龜茲相那利脫身潛引西突厥之衆，並其國兵萬餘人，襲殺郭孝恪，可見雙方戰事激烈的一般，以及西突厥潛在勢力之大(註七六)，但唐軍終於得到決定性的勝利，阿史那社爾前後破龜茲大城五，凡得七百餘城。社爾乃召其父老，宣國威靈，立其王之弟葉護爲王，勒石紀功而還。

太宗既破龜茲，移置安西都護府於其國城(註七七)，並兼統焉耆、于闐、疏勒，謂之四鎮，統隸於安西都護府(註七八)。同年五月，唐使王玄策更「擊帝那伏國大破之」，揚威印度(註七九)。沙晚(E. Chavannes)稱：「當太宗之時，不特將東突厥役服垂五十年，且將西突厥國勢大爲減削也」(註八〇)。安西都護府的移治龜茲以及四鎮的設立，實爲唐朝勢力自高昌向西推進的具體表現，這是太宗朝經營西域的高峯。

五、西突厥的降服與安西都護府的再移治

太宗於克復龜茲的次年逝世，西域的情勢也隨之起了變化，高宗嗣位，四鎮旋即棄守，安西都護府也從龜茲移回了西州。

關於安西都護移治問題，史籍記載時間不一，且語多含混，近代學者的意見又復分歧（註八一）。前文言太宗貞觀二十二年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而本節謂高宗棄四鎮且將安西都護府移回西州，主要依據舊唐書西戎傳、新唐書西域傳，以及冊府元龜，茲先將三者資料摘錄於下：

舊唐書西戎傳龜茲國條。

「先是，太宗既破龜茲，移置安西都護府於其國城，以郭孝恪爲都護，兼統于闐疏勒碎葉，謂之四鎮。高宗嗣位不欲廣地勞人，復命有司棄龜茲等四鎮，移安西依舊於西州。」

新唐書西域傳龜茲國條：

「社爾執訶黎布失畢那利，羯獵顛獻太廟，帝責謂羣臣皆頓首伏，詔赦罪，改館鴻臚寺，拜布失畢左武衛中郎將，始徙安西都護於其都，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四鎮。高宗復封訶黎布失畢爲龜茲王，與那利，羯獵顛還國。久之，王來朝，那利丞其妻阿史那，王不能禁，左右請殺之，由是更猜忌，使者言狀，帝并召至京師，囚那利，護遣王還。羯獵顛拒不內，遣使降賀魯。王不敢進，悒悒死。詔左屯衛大將軍楊胄發兵禽羯獵顛，窮誅部黨，以其地爲龜茲都督府，更立素稽爲王，授右驍衛大將軍爲都督。是歲，徙安西都護府於其國，以故安西爲西州都督府。」

冊府元龜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冊二云：

「先是，太宗既破龜茲，移置安西都護府於其國城，以郭孝恪爲都護，兼統于闐、疏勒、碎葉謂之四鎮，帝嗣位，不欲廣地勞人，復命有司棄龜茲等四鎮，故訶黎布失畢王其舊地。」

兩唐書龜茲傳及冊府元龜都沒有言明高宗罷四鎮移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高昌）的時間，資治通鑑記載高宗放遣訶黎布失畢歸國事，繫於永徽元年秋八月，冊府元龜又有如下一段記載：

「永徽元年，以故龜茲王左武衛中郎將訶黎布失畢爲右驍衛大將軍，尋放還蕃，撫其餘衆，依舊爲龜茲王……帝嗣位，不欲廣地勞人，復命有司棄龜茲等四鎮，故訶黎布失畢王其舊地。」（註八二）

由以上記載的觀察，龜茲王訶黎布失畢的歸國，事在永徽元年，似無疑問，而安西都護府的移治，又似在永徽元年以後，舊唐書高宗本紀云：

「永徽二年十二月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護府」。

冊府元龜外臣部云：

「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護府，以尙舍奉御天山縣公麴智湛爲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府州刺史，往鎮撫焉。」（註八三）

所謂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護府」，意思即是把在龜茲的安西都護府移回西州。如此看，唐把安西都護府自西州移往龜茲僅及二年，便又撤回原地，至於撤回的原因，恐非「帝嗣位不欲廣地勞人」一語可以解釋，經加以探討後，得知是因阿史那賀魯的叛唐，舊唐書高宗本紀云：

「永徽元年十二月，瑤池都督沙鉢羅葉護阿史那賀魯以府叛，自稱可汗，總有西域之地。」

由於西域的情勢發生了變化，高宗又初膺大位，因此對西域不得不採取應變的措施，「永徽二年以高昌故王麴智湛爲安西都護，置安西都護府於高昌故地，蓋所以應付賀魯之叛，非積極之設施，乃消極之防禦耳」（註八四），麴智湛爲前高昌麴智盛之弟，自永徽元年（西元六五〇）徙安西都護府於西州，兼任安西都護八年，顯慶三年（西元六五八年）平賀魯復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智湛即不復爲安西都護，僅爲西州都督，冊府元龜記載，顯慶三年五月「以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天山縣公麴智湛爲西州都督，統高昌之故地」（註八五）

阿史那賀魯叛唐事，新唐書高宗本紀與資治通鑑皆繫於永徽二年春正月，與舊唐書高宗本紀的記載相差一個月，不知何故。不管如何，阿史那賀魯的叛唐，是唐朝把安西都護府從龜茲撤回高昌的主因，決非高宗初即位「不欲廣地勞人」。此外，高宗即位之後，屢遭天災、變亂、或許也不無關係，茲將兩唐書高宗本紀永徽年間的有關記載摘錄於後：

舊唐書高宗本紀：

一年八月，癸酉朔，河東地震，河東地震，晉州尤甚，壞廬舍，壓死五千餘人，三日又震，詔遣使存問。

永徽元年夏四月，己巳朔，晉州地又震。

五月丁未，上謂羣臣曰：「朕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失晉州之地屢有震動，良由賞罰失中，政教乖方，卿等宜各進封事，極言得失，以匡不逮。」

六月庚辰，晉州地震。

是歲，雍、絳、同等九州旱蝗，齊定等十六州水。

永徽二年正月戊戌 詔曰：「去歲關輔之地，頗弊蝗螟，天下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間致有饑乏，此由朕之不德，兆庶何辜，矜物罪已，載深憂惕。今獻肇春，東作方始，糧廩或空，事資賑給，其遭蟲水處，有貧乏者，得以正義倉賑貸，雍同二州，各遣郎中一人充使存問，務盡哀矜之旨，副朕乃眷之心。」

新唐書高宗本紀：

永徽元年十二月庚午，棧州獠寇邊，梓州都督謝萬歲死之。

二年八月乙卯，白水蠻寇邊，桂州都督劉伯英敗之，趙孝祖及白水蠻戰于羅仵侯山，敗之。

以上的天災和變亂，當然還都不足以構成放棄安西四鎮的主因，但從高宗對羣臣的一番談話觀察，不難窺見其心情的沉重，在西域局勢起了急劇變化的同時，這些事件極易成爲促使他決定放棄安西四鎮的助因。

阿史那賀魯於永徽元年叛唐以後，自號沙鉢羅可汗，統有突厥十姓部落，西域諸國歸附者甚衆，永徽二年七月，攻陷金嶺城

、蒲類縣，高宗先後命梁建方，契苾何力，程知節等將領發兵討伐，都沒有獲得決定性的勝利（註八六），直到高宗顯慶三年（西元六五八年），才被蘇定方平定，安西都護府才再度移治龜茲，舊唐書高宗本紀云：

「（顯慶）三年春，二月，壬午，蘇定方攻破西突厥沙鉢羅可汗賀魯及啞運闕曷，賀魯走石國，副將蕭嗣業追擒之，收其人畜前後四十餘萬。甲寅，西域平，以其地置豪池，崑陵二都督府，復於龜茲國置安西都護府，以高昌故地爲西州。」

（註八七）

高宗顯慶三年之平定阿史那賀魯，是初唐時期經營西域達到了輝煌的成就。唐先以賀魯轄地分置濠池、崑陵二都督府，分別以阿史那彌射爲與昔亡可汗兼崑陵都護，押五咄六部落，以阿史那步眞授繼往絕可汗，兼濠池都護，押五弩失畢部落，分統西突厥十姓之地（註八八）。天山北路完全在唐朝的掌握之下。待安西都護府再度移徙龜茲，除恢復山南「四鎮」之外，所轄的地區更廣，舊唐書地理志云：

「龍朔元年，西域諸國遣使來內屬，乃分置十六都督府，州八十，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皆隸安西都護府。」

新唐書地理志云：

「自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凡十六國，以其王都爲都督府，以其屬部爲州縣，凡州八十八，縣百一十，府百二十六。」

資治通鑑則認爲：

「以吐火羅、嚙噠、罽賓、波斯等十六國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並隸安西都護府。」

（註八九）

以上兩唐書所舉之十六都督府，即爲當時之十六國，其名稱具見於兩唐書，舊唐書卷四十地理志「西域十六都督州府」條云：

（註九〇）

1 月氏都督府：於吐火羅國所治遏換城置，以其五葉護之於其部內分置二十四州都督統之。

2 大汗都督府：於嚙噠部落所治活路城置，以其大汗領之，仍分其部置十六州，大汗領之。

- 3 條枝都督府：於訶達羅支國所治伏寶瑟顛城置，以其王領之，仍於其部分置八州。
- 4 大馬都督府：於解蘇國所治數瞞城置，以其王領之，仍分其部置三州。
- 5 高附都督府：於骨咄施國所治妖沙城置，以其王領之，仍分其部置三州。
- 6 修鮮都督府：於罽賓國所治遏紇城置，以其王領之，仍分其部置十一州。
- 7 高鳳都督府：於失苑延國所治伏戾城置，以其王領之，仍分其部置四州。
- 8 悅般都督府：於石汗那國所治豔城置，以其王領之，仍分其部置雙糜州。
- 9 奇沙洲（都督府）：於護特健國所治密城置，仍分其部置沛簿大秦二州。
- 10 和默州（都督府）：於怛沒國所治怛城置，仍分置粟戈州。
- 11 依撒州（都督府）：於烏拉噶國所治摩竭城置。
- 12 崑墟州（都督府）：於護密多國所治抵寶那城置。
- 13 至拔州（都督府）：於俱密國所治措瑟城置。
- 14 烏飛州（都督府）：於護密國所治摸廷城置。
- 15 王庭州（都督府）：於久越得健國所治步師城置。
- 16 波斯都督府：於波斯國所治陵城置。

以上諸國，大部份約在今中亞「烏澹河至信度河」兩水之間（註九一），而其中條支都督府以訶達羅支國伏寶瑟顛城置，其地約當今阿富汗之東北部（註九二），修鮮都督府以罽賓國所治遏紇城置，其地約在印度半島西北部喀布爾河（Kabul-rud）中流（註九三）。由此可見極盛時期，安西都護府統轄的地區，實已掩有中亞，阿富汗東北乃至印度西北部的廣大範圍。這些分佈遠達葱嶺以西以南的都督府或州縣，大都是「以其王領之」，也就是利用當地的土酋或部落領袖，以治理當地的事，有似「地方政府」（註九四），唐朝對它們僅加以「羈縻」而已。由於唐朝中央政府距離這些地區遙遠，不僅消息易於隔闕，政令的傳達亦多困難，因此

安西都護府實際上就成爲代替中央政府在西域統治或監視這些屬地的重要機構，安西四鎮的駐兵，即負有以上的任務，並維持中西大道的暢通，後來且徵收往來商賈的關稅（註九五），所以它的設立，實具有軍事、政治和經濟的多種目的。

自永徽元年，高宗罷安西四鎮，將安西都護府自龜茲撤至高昌，至顯慶三年前後歷八年之久，代表唐朝西進象徵的安西都護府，才又再自高昌移回龜茲。（西元六五〇——六五八年），十二年後，亦即高宗咸亨元年四月（西元六七〇年），竟爲興起的吐蕃攻陷。舊唐書高宗本紀云：

「總章三年（三月改元咸亨元年）夏四月，吐蕃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與于闐合衆襲龜茲撥換城，陷之，罷安西四鎮。」同年秋七月，唐將薛仁貴進討吐蕃，結果在大非川爲吐蕃大將論欽陵所敗。大非川之敗以後，唐於儀鳳三年（西元六七八年）以李敬玄劉審禮率軍再度對吐蕃大舉用兵，雙方戰於青海之上，結果唐軍挫敗，審禮被俘。高宗徵詢侍臣對於吐蕃的意見，「中書舍人郭正一等，咸以備邊不深討爲上策。」（註九六）

從此以後，吐蕃繼西突厥之後，成爲西域新的霸主，同時也成爲唐朝在西域新的競爭敵手。這時安西都護府似又撤至高昌故地的西州，仍不失爲唐朝西邊的重鎮，對於西域具有監視與控制的作用。例如調露元年（西元六七九年），裴行儉以安西都護的身份，自西州出發，冊立波斯王（註九七），永淳元年，阿史那車薄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衆於伊麗水（註九八）雖然如此，經高宗至此，似已不再做恢復山南四鎮的企圖，直到武則天長壽二年（西元六九三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擊敗吐蕃，唐才於龜茲復置安西都護府，再度控制天山南路，此後不斷與吐蕃爭奪西域的霸權，安西都護府則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間過程極爲複雜，容以後再作專文探究。（註九九）

六、結論

初唐的西域經營，遲至太宗貞觀四年才告正式開始，當時東突厥雖已敗亡，但西突厥仍具有極大的勢力，西域諸國及各部種落，莫不受其宰制，唐欲西進，自然不能避免與西突厥的衝突。

貞觀四年，唐先招撫伊吾內屬，繼於十四年平定高昌。西突厥救援不及，唐遂完全控制了西域門戶，分設州縣，並置安西都護府於高昌故地，揭開了經營西域的序幕。由於西突厥及北方薛延陁勢力依然雄厚，太宗又於貞觀十九年從事對高麗的戰爭，唐一時尚不能大規模經營西域。

貞觀二十二年，唐在東方的戰事暫告結束，而薛延陁亦告衰弱，北荒亦平，適又逢西突厥內鬩，葉護阿史那賀魯率衆內屬，太宗乃大舉用兵西域，以阿史那社爾會同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先後討平焉耆、龜茲，降服于闐，並將安西都護府自高昌移治龜茲，這是貞觀朝經營西域的高峯，旋以高宗嗣位，阿史那賀魯叛唐，安西都護府又自龜茲撤回西州，直至顯慶三年（西元六五八年）蘇定方平定阿史那賀魯，掃除西突厥在西域的勢力，安西都護府始再度移治龜茲，此後十餘年，唐在西域的聲威，達於極盛，天山南北路及中亞諸國遍置都督府及州縣，皆隸於安西都護府。高宗咸亨元年（西元六七〇年），以吐蕃興起，唐始放棄安西四鎮，暫時退出西域。合計自太宗貞觀十四年唐滅高昌置安西都護府，至咸亨元年高宗詔罷四鎮，恰爲三十年（西元六四〇——六七〇年）。此後唐欲恢復在西域的勢力，必須與吐蕃一爭高下。

綜觀初唐安西都護府的設置及移治，實爲唐朝西進的指標，它不僅顯示了唐朝經營西域成績的起落，亦代表了唐朝與西突厥及此後與吐蕃在角逐西域時，勢力消長的象徵，意義殊爲重大。

附 註

註 一：隋書卷四煬帝本紀下：「大業十三年夏四月癸未，金城校尉薛舉率衆反，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秦興，攻陷隴右諸郡。七月壬子，武威人李軌舉兵反，攻陷河西諸郡，自稱涼王，建元安樂。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

註 二：高祖武德二年平李軌，於涼州置總管府，管涼、甘、瓜、肅四州，武德七年改爲都督府，督涼、肅、甘、沙、瓜、伊、芳、文八州。瓜州即在燉煌，武德五年改爲西沙州。這是高祖時代唐朝西邊的極限。見舊唐書卷四十地理志三、河西道。

註 三：高祖武德九年，尚有梁師都未平。師都於隋末據夏州，僭即皇帝位，北連突厥，與高祖對抗。太宗即位以後才被平定。據舊唐書太宗本紀梁師都平定之時間是貞觀二年夏四月己卯。其平定經過據舊唐書卷五十六梁師都傳：「貞觀二年，太宗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

薛萬均討之，又使劉晏劉蘭率勁卒直據朔方東城以逼之，頡利可汗遣兵來援，師都、紹逆擊破之，進屯城下，師都兵勢日蹙，其從父弟洛仁斬師都詣紹降，拜洛仁爲右饒衛將軍，封朔方郡公，師都自起至滅凡十二歲，以其地爲夏州。」

註四：參李樹桐師：「唐太宗渭水之恥本末考實」，收入「唐史考辨」頁二四七——二七五。中華書局。

註五：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

註六：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貞觀三年四月丁酉條。又，此後「天可汗制度」遂發展爲唐朝與西北各國維持國際關係之共同組織，「天可汗」則爲國際共同盟主，歷百餘年相沿未替。見羅香林：「天可汗制度考」，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

註七：太宗貞觀八年十一月，吐谷渾寇源州，拘唐行人趙道德，十二月，太宗命李靖、侯君集、任城王道宗、李大亮等爲大總管，各帥師分道進討。貞觀九年五月，李靖等平吐谷渾於西海之上，獲其王慕容伏允，以其子慕容順光降，封爲西平郡王。慕容順光旋爲部下所弑，太宗又遣兵部尚書侯君集「率師安撫之」，改立順光子諾曷鉢爲河源郡王。見舊唐書卷二太宗本紀。又，慕容順光舊書卷一九八吐谷渾傳作「慕容順」，唐封爲西平郡王，「仍授趙胡呂烏干豆可汗，太宗恐順不能靜其國，仍遣李大亮率精兵數千爲其聲援，順既久質於隋，國人不服，未幾爲臣下所殺。」，順死，唐又封諾曷鉢爲河源郡王，仍授烏地也拔勒豆可汗，貞觀十四年（唐滅高昌始置安西都護府之年），太宗以弘化公主妻之，資送甚厚。高宗即位後，拜諾曷鉢爲附馬都尉，龍朔三年（西元六六三年），吐谷渾受吐蕃攻擊，諾曷鉢不能禦，與弘化公主走投涼州，其國遂亡於吐蕃，自唐失吐谷渾而邊事日夥，西域的經營也受到極大影響，這是高宗咸亨以後之事，茲不論列。又，有關吐谷渾問題，王民信先生有以下論文：1. 兩晉南北朝時之吐谷渾（大陸雜誌一九卷二期）2. 吐谷渾西遷及其立國之推測（大陸雜誌二〇卷六期）3. 隋唐對吐谷渾之經營（大陸雜誌一八卷六期），收在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一輯。

註八：錢穆，國史大綱上冊，頁二八〇——二八一

註九：舊唐書卷七十戴胄傳

註一〇：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徵傳。

註一一：舊唐書卷七十岑文本傳。

註一二：唐太宗貞觀十四年滅高昌始置安西都護府，實爲唐代大規模經營西域之開端，時爲西元六四〇年，距高祖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年）已有二十二年之久。

註一三：後漢書西域傳云：「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孟城，與漢南山屬焉。」，但所記二十二國實已超過此一範圍。計有：拘彌、于闐、西夜、子合、德若、條支、安息、大秦、大月氏、高附、天竺、東離、粟弋、嚴、奄蔡、莎車、疏勒、焉耆、蒲類、移支、東且彌、車師。

舊唐書西域傳所列諸國爲：泥婆羅、黨項羌、高昌、吐谷渾、焉耆、龜茲、疏勒、于闐、天竺、罽賓、康國、波斯、拂菻、大食。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上，所列國家計有：泥婆羅、黨項、東女、高昌、吐谷渾、焉耆、龜茲、疏勒、于闐、天竺、摩揭陀、罽賓；卷二二一西域傳下所列國家計有：康、寧遠、大勃律、吐火羅、謝颺、識匿、箇失密、骨咄、蘇毗、師子、波斯、拂菻、大食。據沙晚（E. Chavannes）考證，其範圍當已不限於今新疆省，而包括了印度、中亞、伊朗甚至阿拉伯半島。參「西突厥史料」，頁八〇——二二八，馮承鈞譯本，商務人人文庫。

註一四：沙晚（E. Chavannes）著，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頁二〇，商務，人人文庫。

註一五：舊唐書卷一九四下西突厥列傳。

註一六：舊唐書西突厥列傳云：「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請婚，其計安在？封德彝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待數年後，中國盛全，徐思其宜，高祖遂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爲婚」，又云：「頡利可汗不悅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婚。」。新唐書卷二二五下西突厥列傳記載略同，册府元龜卷九七八謂事在武德八年，茲錄全文如下：「武德八年四月，宴西蕃突厥使，時中國以突厥爲患，故遣使與西突厥連和，以備北狄；於是葉護請婚，帝謂侍中裴矩曰：西突厥一與我懸遠，有急不得相助，今來請婚，其意如何？對曰：西蕃懸遠，誠如聖旨，但北寇盛彊，數爲邊害，當今之計，須遠交而近攻，權可許婚，以近頡利，且羈縻之，待一二年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此蓋一時之策也，帝然之，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遇頡利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繇是未果。」

註一七：舊唐書卷一九四下西突厥列傳。

註一八：同右。

註一九：同右。

註二〇：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焉耆、龜茲、疏勒、于闐諸國。

註二一：隋書卷三十二裴矩傳。

註二二：舊唐書卷四十地理志河西道伊州條。

註二三：同右。

註二四：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高昌國條。

註二五：新唐書卷四十三地理志：「自沙州壽昌縣西十里至陽關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漢伊修城也，又西八

十里至石城鎮，漢樓蘭國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輿典爲鎮使以通西域者。」，同書卷四十地理志，西州交河郡中都督府下屬五縣：前庭、柳中、交河、蒲昌、天山。其中「蒲昌縣：西有七屯城，弩支城，有石城鎮，播仙鎮。」

註二六：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高昌國條。

註二七：舊唐書卷六十二李大亮傳。

註二八：舊唐書卷四十地理志，河西道伊州下條。

註二九：據舊唐書卷四十地理志沙州條：「隋敦煌郡，武德二年置瓜州，在京師西北三千六百五十里，至東都四千三百九里」。而西伊州則「在京師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至東都五千三百三十里」

註三〇：舊唐書卷一九四下西突厥傳作「郭恪」蓋脫「孝」字。郭孝恪爲安西都護兩唐書有傳。又，新唐書卷二一八沙陀傳云：「咄陸寇伊州，引二部兵圍天山，安西都護郭孝恪擊走之，拔處月俟斤之城，後乙毗可汗敗奔吐火羅。」

註三一：見沙畹（E. Chavannes）著，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頁二八，商務人文庫本。

註三二：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高昌國條。

註三三：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高昌國條。

註三四：舊唐書卷六十九侯君集傳。新唐書卷九十四侯君集傳云：「高昌不臣，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王麴文泰咲曰：「唐去我七千里，磧國二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行賈至者百之一，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頓吾城下，一再旬，食盡當潰，吾且保而虜之。」

註三五：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高昌國條。

註三六：全右。

註三七：全右。

註三八：舊唐書卷六十九侯君集傳。

註三九：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高昌國條云：「麴氏有國至智盛凡九世一百三十四年而滅。」新唐書同。唐會要卷九五高昌國條：「麴氏有國至智盛凡九代，一百四十四年而滅。」羅振玉「增訂高昌麴氏年表」一文，列有高昌國王麴嘉至麴智盛九代的姓名及其在位時間，可以參閱。見「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第一冊，台北文華書局印行。

註四〇：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高昌國條。

註四一：舊唐書卷六十二李大亮傳。

註四二：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高昌國條。

註四三：舊唐書卷八十褚遂良傳，唐會要卷九十五高昌國條。

註四四：全右。

註四五：舊唐書卷四十地理志安西大都護府條云：「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置西州都護府治在西州，顯慶二年十一月蘇定方平賀魯分其地置濠池、崑陵二都護府，分其種落，列置州縣，於是西盡波斯國，皆隸安西都護府理所於高昌故地。」

註四六：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高昌國條。

註四七：北史卷九十七西域傳高昌國條。

註四八：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焉耆國條。又，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焉耆國條云：「初，大業末，華民多奔突厥，及頡利敗，有逃入高昌者，有詔護送，文泰苛留之。」

註四九：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高昌國條：「歲調千人，謫罪人以戍」。又，唐會要卷九十五高昌國條：「（貞觀）十四年八月十日，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副總管牛進達平高昌國，下其郡三縣五城二十二……（太宗）以其地爲西昌州，又改爲西州……併爲都護府，留軍以鎮之……國威既震，西域大懼，焉耆王請謁，留兵鎮守，刻石紀功而還，每歲調發千人防邊」，見世界書局本下冊，頁一七〇一——一七〇二

註五〇：全右。又舊唐書卷八十褚遂良傳：「太宗既滅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邊其地。」

註五一：舊唐書卷一九六吐蕃傳。

註五二：舊唐書卷六十一溫彥博傳。

註五三：舊唐書卷一〇九契苾何力傳。

註五四：舊唐書卷一〇九阿史那社爾傳。

註五五：舊唐書卷八三郭孝恪傳。新唐書卷二太宗本紀云：「貞觀十六年正月乙丑，遣使安撫西州。戊辰，募戍西州者，前犯流死亡匿聽自首以應募，辛未，徙天下死罪囚實西州。」

註五六：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貞觀十五年春正月丁丑條：「吏部尚書江夏王道宗送文成公主歸吐蕃。」又，唐以文成公主嫁吐蕃贊普棄宗弄讚事，見舊唐書卷一九六上吐蕃傳。

註五七：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上焉耆國條。

註五八：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焉耆國條。

註五九：全右。又，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一郭孝恪傳云：「初王師滅高昌，詔以所虜焉耆生口七百還焉耆王，王叛歸欲谷設可汗，孝恪請擊之。」

註六〇：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焉耆國條。

註六一：全右。

註六二：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

註六三：資治通鑑卷一九八貞觀十九年八月壬辰條。

註六四：全右。

註六五：冊府元龜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討第四，中華，頁二一五六八——二一五六九。

註六六：全右。

註六七：舊唐書卷一九四下西突厥列傳。資治通鑑卷一九八以其事繫於貞觀二十年六月丁卯條。

註六八：沙晚 (E. Chavannes) 「西突厥史料」云：朱俱波在玄奘西域記中作斫句迦，在宋雲行紀 (洛陽伽藍記卷五) 中作朱駒波，前人考訂爲今之葉爾羌 (Yarkand) 誤也。蓋自佉沙國 (Kachgar) 赴斫句迦國，先渡徙多 (Sita) 河，此國應在河之南，而不在其北，似以今葉城縣治哈爾噶里克 (Karghalik) 之考訂爲是。案新唐書卷四十三下所誌于闐 (Khotan) 至疏勒 (Kachgar) 之路程云：「于闐西五十里有葦關，又西經勃野西北，渡繫館河六百二十里至郡支滿城，一曰磧南州，又西北經苦井黃渠，三百二十里至雙渠，故羯飯館也，又西北經半城，百六十里至濱渡州，又北八十里至疏勒鎮」，此路程中未著朱俱波或斫句迦之名，核以道里，路程中之郡支滿城，應即朱俱波國。見馮承鈞譯本頁九十三，商務人人文庫。又，資治通鑑卷一九八貞觀二十年六月丁卯條，胡三省注引杜佑曰：「朱俱波亦曰朱俱槃，漢子合國也，去疏勒八九百里」。

註六九：舊唐書卷三貞觀二十年六月條。資治通鑑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年六月條記薛延陁之破滅較有系統，因文句較長，茲不備錄。

註七〇：資治通鑑卷一九八貞觀二十年六月己丑條六：上 (太宗) 手詔，以「薛延陁破滅，其敕勒諸部，或來降附，或未歸附，今不乘機，恐貽後悔，朕當自詣靈州招撫。其去歲征遼東兵，皆不調發。」

註七一：冊府元龜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中華，頁一一四八〇。

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貞觀二十年秋八月條：「己巳，幸靈州。庚午，次涇陽頓。鐵勒、迴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鐵、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貢，奏稱：「延陁可汗不事大國，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能逐延陁去，歸命天子，乞置漢官，治遣會靈州。」資治通鑑卷一九八貞觀二十年八月己巳條記載略同。

註七二：唐會要卷七十三安北都護府條。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一年十二月條云：「是歲，隋婆登，乙利鼻，林送，都播，羊同，波斯，康國，吐火羅，阿悉吉等遠夷十九國並遣使朝貢。又於突厥之北至於迴紇部落，置驛六十六所以通北荒焉。」資治通鑑卷一九八，貞

觀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條作「置六十八驛」。其六府七州之名稱，據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所記如下：六府——以迴紇部爲翰海府，以多覽（新唐書作多覽葛，唐會要與通鑑作多濫葛）爲燕然府，僕骨爲金徽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爲龜林府，思結爲盧山府。七州——渾（都）部爲皇蘭州，斛陟（通鑑作斛薛）爲高闕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爲榆溪州，鐵結（新唐書、唐會要、通鑑作奚結）爲雞鹿州，阿不思（新唐書、唐會要、通鑑作思結別部）爲歸林州（新唐書、通鑑作歸林州），白霫（唐會要作白貂）爲賓顏州。

註七三：阿史那賀魯降唐的時間，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作貞觀二十二年二月，唐會要卷七十三安西都護府條，資治通鑑卷一九九，皆作貞觀二十二年四月。又，舊唐書卷四十地理志北庭都護府條云：「（貞觀）二十年四月，西突厥泥伏沙鉢羅葉護阿史那賀魯率衆內附，乃置庭州，處葉護部落」，疑二十下脫「二」字。

註七四：此據資治通鑑一九八貞觀二十一年十二月條。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下云：「貞觀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寅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司農卿楊弘禮爲崑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龜茲。」，舊書西戎傳亦未言及聯合鐵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渾之衆。

註七五：見舊唐書西戎傳龜茲國條，通鑑與舊唐書同，新唐書西域傳作「立突騎支弟婆加利多爲王。」

註七六：舊唐書卷八三郭孝恪傳云：「（郭孝恪）俄拜崑丘道副大總管，追討龜茲，破其國城，乃自留守，遣餘軍分道進，龜茲國那利遁去。孝恪以餘部未平，出營於外，國人有謂孝恪曰：那利素得士心，今亡在外，勢必爲變，城中頗有異志，願公備之。孝恪忽其言，不設備。那利果率衆陰與城內胡爲應，薄城鼓譟始覺之，乃率千餘人合戰，城中舉應那利，孝恪殊死鬥，中流矢卒。」可見郭孝恪虜焉耆王突騎支後，「城中頗有異志」，那利更得國人內應，襲殺安西都護郭孝恪，足證龜茲雖陷，而潛伏之反唐勢力仍大。

註七七：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龜茲國條。關於安西都護府移置龜茲之時間，問題頗多，參註八一。

註七八：安西四鎮之名稱，而唐書有二種不同的記載，舊唐書西戎傳及新唐書西域傳龜茲國條，皆以「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爲四鎮，兩唐書地理志「安西都護府所統四鎮」之名稱則爲：龜茲、于闐、焉耆、疏勒。據沙畹（E. Chavannes）考證，「碎葉城」在今中亞吹河附近之Tokmak，太宗初年尙爲西突厥要地，高宗顯慶三年平定阿史那賀魯以後，「碎葉城」始爲唐有，故太宗時代之四鎮不應包含碎葉城。又，章羣：「唐代降胡安置考」一文，亦指出：「六典有云：凡天下之節度八，其七曰積西節度使，其統有安西、疏勒、于闐、焉耆爲四鎮經略使。（卷五）。此不特有焉耆，且有安西，蓋龜茲未滅時，安西都護府即在安西。故余以爲顯慶三年（六五八），此年滅龜茲以前，已有四鎮之存在，此即安西、疏勒、于闐、焉耆。六典於此條下並未注明沿革，視其爲初有四鎮時制度，固無不妥。」見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頁二九四。

註七九：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下貞觀二十二年五月庚子條。冊府元冊卷九七三記其事曰：「初，玄策使天竺國，會中天竺國王死，國大亂，那伏

帝王阿那順自立，發胡兵以拒玄策，玄策宵遁，抵於吐蕃之西界，以書徵隣國之兵，吐蕃發精銳一千二百人，泥婆羅固發七千餘騎，與玄策擊阿那順大破之，吐蕃尋遣使來獻捷，王玄策往西域為中天竺所劫，章求救國王發兵救之，破賊有功。」中華，頁一一四三二。

註八〇：沙畹（E. Chavannes）西突厥史料，頁一九一，馮承鈞譯本，商務人人文庫。

註八一：關於安西都護府的移置龜茲問題，兩唐書龜茲傳以為事在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平定龜茲之時，已見本文。兩唐書地理志則以高宗顯慶間平阿史那賀魯之後始將安西都護府徙於龜茲。舊唐書卷四十四地理志安西大都護府條云：「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置西州都護府，治在西州。顯慶二年十一月，蘇定方平賀魯，分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護府，……於是西盡波斯國，皆隸安西都護府，仍移安西都護府於高昌故地，三年五月移安西府於龜茲國，舊安西府復為西州。」，新唐書卷四十四地理志安西大都護府條云：「初治西州，顯慶二年平賀魯，析其地置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護府，分其種落，列置州縣，西盡波斯國，皆隸安西，又徙治高昌故地，三年又徙治龜茲都督府，而故府復為西州。」。資治通鑑一九九太宗貞觀二十二年阿史那社爾平龜茲「西域大震，西突厥、于闐、安國、爭饋駝馬軍糧，社爾勒石紀功而還」，未言及移徙安西都護府之事。卷二〇〇高宗顯慶三年：「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舊安西復為西州都督府，鎮高昌故地。」，胡三省注云：「貞觀十四年平高昌，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今徙於龜茲。」

在當代學者之論著中，大致亦分為以上兩種不同意見，採兩唐書龜茲傳以太宗貞觀二十二年滅龜茲移徙安西都護府於其國城者計有

1. 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商務，頁二一九——二二〇。
 2. 藍文徵先生：隋唐五代史，商務，頁一一一。
 3. 岑仲勉：隋唐史，文昌，頁一〇四。
 4. 羅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頁二四一附註三八。
 5. 大谷勝貞：安西四鎮之建置及其異同。周一良譯，禹貢半月刊第十一卷第一期，頁一九。
 6. 伊瀨仙太郎：中國西域經營史研究，頁二〇四，巖南堂書店，昭和三十四年再版。
- 採兩唐書地理志記載，以高宗顯慶三年平賀魯之後移徙於龜茲者：
1. 沙畹（E. Chavannes）西突厥史料，頁九〇，馮承鈞譯本，商務人人文庫。
 2. 鄭平棹：「唐代安西都護府之設置及其變遷」一文云：「貞觀十四年置（六四〇），治西州（高昌），顯慶二年（六五七）移理所於高昌故地，次年（六五八）徙治龜茲（庫車）」，又云：「以為太宗時期即已遷安西府於龜茲，顯係舊書之誤，而云高宗時曾一度遷回西州，可補新書之缺」，禹貢半月刊五卷十期，頁四，又見頁十，附各都護府設置，更名，及遷移之年代表。

3. 松田壽男：碎葉與焉耆，西北古地研究，頁一八——一九，商務人人文庫。

4. 章羣：唐代降胡安置考，見新亞學報第一期，頁二九四。但認為顯慶三年以前已有四鎮之設立。

註八二：冊府元龜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二，中華，頁一三三四。

註八三：冊府元龜卷九九一，外臣部，備禦四，中華，頁一六四一。

註八四：大谷勝貞：安西四鎮之建置及其異同，禹貢半月刊一卷十一期，頁一九。

註八五：冊府元龜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二，中華，頁一三三四。又，卷九九一外臣部備禦四載：顯慶三年，唐將楊胄破羯獵顛後，「乃以其他爲龜茲都督府，又拜白素稽爲都督，以統其衆，又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國，舊安西覆爲西州都督府，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天山縣公麴智湛爲西州都督，以統高昌之故地。」

註八六：舊唐書卷四高宗本紀。

註八七：又見唐會要卷七三安西都護府條。蘇定方蕪嗣業等平阿史那賀魯事又見舊唐書卷一九四下突厥傳，舊唐書卷一九五迴紇傳，冊府元龜卷九七三。

註八八：舊唐書卷一九四下西突厥列傳，新唐書卷二二五下西突厥列傳略同。

註八九：資治通鑑卷二〇〇高宗龍朔元年六月條。

註九〇：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所列十六都督府名與舊書大致相同。唯舊書「大馬」新書作「天馬」舊書之「和默州」新書作「姑墨州」，「依掖州」作「旅葵州」。

註九一：沙畹 (E. Chavannes) 西突厥史料，頁一九七，馮承鈞譯本，商務人人文庫。

註九二：馮承鈞：新唐書西域羈縻府州考，史地叢考，頁五七，商務人人文庫。

註九三：列維、沙畹：屬賓考，亞洲學報一八九五年九月刊，見史地叢考頁一一〇，商務人人文庫。

註九四：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云：安西四鎮與龜茲等四都督府雖然地點相同，但彼此却有分別，不能混而爲一，四鎮是駐兵地，有將及鎮副，屬於國防機關，都督府就是屬國以置府，用其王爲都督，所以羈縻屬國，有似地方政府。見該書頁一一九——一二〇 商務。

註九五：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焉耆國條云：「開元七年龍嬾突死焉，吐拂延立，於是十姓可汗請居碎葉，安西節度使湯嘉惠表以焉耆備四鎮，詔焉耆、龜茲、疏勒、于闐征西域賈，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輪臺征之。」卷二二一下西域傳贊曰：「開元盛時，稅西域商胡以供四鎮，出北道者，納賦輪臺，地廣則費倍，此盛王之鑒也。」

註九六：舊唐書卷五高宗本紀下儀鳳三年九月丙寅條。當時給事中劉景先奏曰：「攻之則兵威未足，鎮之則國力有餘，宜撫養士卒守禦邊境」郭

正一認爲：「吐蕃作梗，年歲已深，輿師不絕，非無勞費，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傾巢穴，臣望少發兵募，且遣備邊，明立烽候，勿令侵掠，待國用豐足，卽一舉而滅之矣。」見冊府元龜卷九九一，外臣部，備禦四，中華，一一六四三。

註九七：舊唐書卷八十四，新唐書卷一百八裴行儉傳，資治通鑑卷二〇二高宗調露元年秋七月己卯條。

註九八：舊唐書卷一八五，新唐書卷一一一王方翼傳，資治通鑑卷二〇三高宗永淳元年夏四月辛未條。

註九九：另撰「唐高宗咸亨以後的西域經營與安西都護府」一文，已得國科會補助，待發表中。

（本論文之完成會得國家科學委員會之補助，特此致謝）